

连
海
城
里
的
十
二
月

麦克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连海城里的十二月

· 麦克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连海城里的十二月

麦 克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湖北省咸宁市新泉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20千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204-07752-0/I·1642 定价:1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刘连押运的这辆货车刚出高速公路便出了问题，司机不得不将货车停靠在离收费口不远的路边，原来是捆绑货物的绳子松了。司机侯老二从车上慢腾腾地下来，到车后帮刘连拽绳子。侯老二有个兄弟侯老四也从车里跳出来，他爬上车顶帮忙拢那绳子。货车是从北边省城过来的，上面有许多雪花，连海市在十二月还没有到寒冷的时候，但此时已是北风呼啸，空气里充满了寒意，一场西伯利亚寒流突袭连海市。气温降到摄氏零下十度，白雪落在刘连的手背上再让北风一吹如同刀割一般。

刘连穿一件深蓝色夹克衫，右脚蹬住轮胎双手紧紧拽住那根十公分粗麻绳，将那绳子拽得虎虎生风，因为货物上面有长条木夹板，所以又不伤其货物的外包装。刘连将绳子打了个吊扣，又将绳子挂在厢板下的挂钩上，系个梅花节。将货物重新捆绑一番后，他又车前车后检查一遍，便让侯老二和侯老四上车发动机关，准备离开。就在此时，一辆白色的警用摩托车驶靠在货车的车头前。一个头戴白色头盔的交通警察走了下来，他来到侯老二跟前要检查证件。侯老二连忙把所有的证件从驾驶室里翻出来给他看，驾驶证、行车执照、养路费缴讫证等一应俱全。交警是个中等个头、胖胖的，微微隆起的肚皮被肥大的交警服装遮掩着。他背着双手围着货车转了个圈，用皮鞋踹踹个后轮胎，不经意地问：“车上装的什么货？”

“彩电……”侯老二咧咧地说。

“彩电？”交通警察歪着脑袋盯住侯老二，“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这……”侯老二连忙转向刘连。

“进口彩电。”刘连上前一步说。

“把路单和发票拿来看看。”

路单是一种汽车运货的货运单，侯老四填的，刘连记得很清楚，货主没有给发票。

发票没有，可谓“手续不全”。

交通警察立马将驾驶证和行车执照没收了。侯老二傻了眼，连忙催促刘连想办法。刘连心想，发票没有随车同来，兴许是货主担心发票随车走不安全，也许会采用特快传递方式邮来。他连忙对交通警察说，可以马上将发票传真过来，能不能等一会再处理？交通警察没有理会。

交通警察命令侯老二：“将苫布解开！”

侯老二和侯老四乖乖地将刚刚封好的苫布又打开了，七米二长的货车上静静地躺着九十多台原装进口彩电。

“嗨！二十九寸彩电！”交通警察有些兴趣，“有报关手续么？”

这个问题又难住了刘连，这批货是经理盖梦龙联系运的，有没有手续他也说不清楚。

刘连赶忙走到车头背处用手机同盖梦龙联系。

“经理，交通警察要看一看这批货的《商品进口许可证》、《商品进口检疫证》和增值税发票……”

“什么证？什么发票？”盖梦龙在电话里显得很不耐烦，他是盖天货运公司经理，“你告诉他，我们只管运输，发票是客户的事情……”

“没有合法证明，这些商品要被没收……”

对方沉默片刻，不满意地说：“真他妈的麻烦，侯老二到哪里去了？这个傻瓜，他怎么能往警察鼻子底下开！好吧，叫交通警察等着



吧,联系看看……”

刘连依稀记得,在省城装货时听这批货的主人说,彩电是95年进口的,是一些剩下的库底子,这么长的时间原始单据还能保存么?即使有原始单据这批货又倒了好几手,单据在谁手里真是不得而知。

果然不出刘连预料,当他再次与盖梦龙通话时,对方发起火来:“什么证明也没有!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告诉他:他若是想扣留商品,小心他的骨头!”

“他们会按走私货处理……”

“走私货?你他妈的知道什么叫走私?我们光明正大的运货走什么私?你快把车给我押回来,这批货物不能按时运到运费和货款都拿不到。出了问题小心你的脑袋!”

刘连收了手机,看看手表是下午三点,他向交通警察走去,跟警察说明了情况。

交通警察一直没有离开,倒坐在摩托车后座上,不时地用对讲机在喊叫。对讲机里传来哇啦哇啦的杂音。他眯缝眼瞧着刘连,似乎在说:你小子让我今天抓个大鱼!

货车在高速公路口有些碍事,侯老二便在警察的指引下驶离高速公路口,汽车前行二百米,穿越双黄线来一个左转弯,进入路边一片空旷的场地,这片场地长满了野草,隐藏在一长排高大的广告板后面。

这天是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交通警察吩咐他们在原地等候,他跨上摩托车一溜烟地没了踪影。

刺骨北风无情的鞭打着这空旷的草地。

刘连用手护住自己的脸庞,头部火辣辣地疼,他心里很着急,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结果?

侯家兄弟钻进了驾驶室里避风去了,他俩喊叫刘连也进来暖和

暖和，刘连没有动弹，他沿着荒野向前走了几步，环顾四周，放眼望去，方知这是一块名叫阳泉的野草地。阳泉是一块撂荒地，起先还有郊区的人在此种地，后来因为土质太硬，又没有水源，久而久之，这里便成了一片野草土地。阳泉总面积大约有二十万平方米，因为这里远离市区，所以开发商还没有来这里开发，因为市里还有许多的地块是处女地。凸凹不平的草洼里生长着紫羊茅草、白三叶草、蒲公英，还有狗尾巴草，间或在草丛中能见到一团紫杉。不远处还有几株侧柏，约有一米多高，在寒风中飘动，那三叶草也有几朵小白花探在头顶，顽皮地向众植物炫耀自己的妩媚。因为阳泉靠着高速公路，荒芜的景象有碍观瞻，市政府便在荒地北侧竖起四米多高的广告板遮挡阳泉荒芜的景象。那一溜有长达八百多米的广告板也没有业务广告，只是画上公益广告敷衍。平常日子里，交通警察们便将这里作处理违章车辆的临时场所。

刘连有四十四岁模样，一米七五个头，两臂粗壮有力，沉郁的眼睛里不时透露出深邃的目光。他焦虑的向公路西向望去，因为盖梦龙说一会就过来看看。刘连所在的这个货运公司没有一辆车，它是专门靠空车配货赚点手续费，公司的人不多，除经理盖梦龙外，业务也只有刘连一个人。刘连名义上称业务员，其实也就是负责提货和押运的押运员。这次出来是到省城送一批建筑材料，回程时公司又承运了这批彩电业务。做货运的如果想赚钱就必须这样来回不空跑。

刘连手机响了起来，是盖梦龙。

“你告诉那个警察，手续资料暂时查不到，货主出差，等他回来再送过去好啦。”

“他们扣车怎么办？”

“你是傻瓜吗！不会开车跑啊！”

盖梦龙扣了手机，把刘连撂在荒地里。刘连向四周环视一下，确实不见那个交通警察的踪影，只有侧柏叶随风飘荡。



“咱们快些走吧！等一会交通警察来了不是罚款就是扣货！”侯老二嚷道。

“驾驶证还在人家手里，你能跑到哪里去？”侯老四提醒道。

侯老二一听恍如泄气的皮球不吭声了。

眼见暮色沉沉，北方的冬天到下午四点就天色暗淡下来。刘连心中暗暗着急。

交通警察返了回来，后面跟着一辆白色面包车。面包车里坐着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处的人。有四个穿灰制服的男人从车上跳下，不由分说，将刘连和侯老四拥上面包车，有二人跳上货车驾驶室押解货车向市区工商局公平交易处驶去。

交通警察和工商人员告了别，意味深长地冲刘连挤了挤眼，仿佛是说，我这个月工作总结有成绩可以汇报了。

刘连急急忙忙向盖梦龙汇报情况，气得盖梦龙在电话里大骂。

货车驶进工商局后院，只见大楼里呼啦啦跑出十几个穿制服的工商局人员。他们说说笑笑地将货车围住，动手解那货车的绳子，准备将货物卸下来。听说工商局公平交易处要将货物拍卖，盖梦龙急了，告诉刘连看住货物不准卸车，他赶紧想办法。

于是，刘连和侯家二哥俩护住车厢板不许卸货，此时，苫布已被解了下来，齐刷刷地九十多台彩电露了出来，刘连注意到在场的工作人员用一种贪婪的目光向彩电望去。其中一个科长模样的人，气冲冲地走到刘连面前，想把他推到一边去，但他拨动几下不再拨了，因为他发现刘连的身体结实的如同一块钢铁，硬邦邦的纹丝不动。科长有些气恼，下令将三人拖开，众人一哄而上，双方纠缠成一团。

正闹的不可开交之际，一辆墨黑色的高级轿车驶进院内，后面紧跟着一辆蓝色桑塔纳。众人一见忙停住手。

从墨黑色的高级轿车上下来一个短发平头的高个男人，四十岁，他膀大腰圆，穿一身深蓝色的高级西装，系着一条紫红色有白色斜条纹的名牌领带。他的右手中指戴着一只金灿灿的虎头戒指。

见到此人,所有的工商人员均不见了刚才的欢声笑语。从桑塔纳钻出来的是盖梦龙,短身材,小板寸头,走到刘连跟前刚好到他的肩处,他怒气冲冲地瞪了刘连一眼。

高个男人笑容可掬的与科长模样的人握手寒暄。科长忙将他往楼里请,也同样请盖梦龙。

“他是谁?”刘连望着那个进了楼的高个男人问侯老二。

“你连他都不认识? 可惜你在空车配货市场混了这么多年!”侯老二不屑的摇摇头,“他就是连海市大名鼎鼎的货运大王,连通货运公司总经理潘虎! 哎! 还是盖经理有面子,连老大也能请出来。”侯老二羡慕地说。

“潘虎?”刘连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在连海的货运市场里有些名气。

时间不算长,潘虎和工商局的周局长有说有笑地从楼里走出来。

周局长拍了拍潘虎肩膀说:“不管怎么说,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我们还是要执行。车和货先放行,但手续还是要尽快交给我们,就算是帮兄弟一把……”

潘虎仰天大笑,对后面的盖梦龙说:“听见没有? 周局对咱们不见外,还有什么好说,下一步你安排吧。”

盖梦龙连忙点头称是。

周局长连连摆手:“算了算了。别给我们添麻烦了,你还是让我多干几天吧。”

潘虎俯在周局长耳朵边和他悄悄嘀咕,周局大笑,连连摆手说:“不谈这个,不谈这个……”

潘虎笑嘻嘻说:“我约你有哟……”

盖梦龙来到院子里,向刘连他们潇洒的一摆手,刘连和侯家兄弟上车发动起机关。

这时,潘虎不经意地问一句:“这批货往哪里送?”



“白莲酒店。”

“白莲酒店？”潘虎盯住盖梦龙问。

盖梦龙有些不自然，他知道白莲酒店引起了他的不快！慌忙解释说：“潘总，我这也是搂草打兔子，过后才知道是往白莲酒店送货……”

“没关系的！没关系！做生意嘛，跟谁不是做？”潘虎很大度地挥挥手。

“是耶、是耶。”盖梦龙如获大赦，连忙来个九十度大弯腰，向潘虎行个大礼，“潘总，今晚上我请客，富豪娱乐宫……”

白莲酒店坐落在连海市南区的中心街市的主干道边。这里原本是一所工业学校，解放前这里是日本人开办的外国语学校，由于工业学校搬迁到市郊，这座老校舍地址就被开发成了酒店。白莲酒店面北朝南有十五层高，外墙是深蓝色的玻璃幕墙，楼的顶端是一个圆形的穹顶，竖起个尖尖的顶尖，远远望去好像教堂的顶端，其实那只是一个避雷针。

这是一座新建的酒店，内部装修还在施工，但它已经试营业两个月了。

酒店门楼上的“白莲酒店”四个霓虹灯大字闪耀着五彩的光芒。天色渐黑，在接近六点时候，刘连带货车来到酒店卸货。

大堂副理用电话通知了在七楼公关部办公的徐倩，说来了批货需要她出来验收。徐倩知道是安装在客房的彩电到了，忙下楼收货物。

徐倩从正门的自动旋转门出来向外看，半天也不见货车的影子，但是有一个穿夹克衫的中年男人一直在门前来回走动。见状，徐倩忙迎上前问：“您是送货的？”

“我是送货的，请问您是徐倩经理吗？”刘连看她穿的制服便问。

“噢，对！对！送货车呢？”

“到后院去了，保安说酒店进货都在后面货梯卸货。”

“咱们到后院去吧!”徐倩热情地说。刘连在徐倩的引导下,穿越大堂,从后门走出。刚好,汽车刚刚转进来,侯老二在刘连指挥下将车厢尾部停靠在货梯的入口处。

徐倩有二十三岁,身材苗条,穿一身藏蓝色的职业西装,一袭柔软的长发披肩,皮肤白净,黑白分明的眸子,笑吟吟,让刘连感到大冷天儿里飘来阵阵暖意。

这里原来是一座操场,有了这座酒店后,操场便改做了停车场。酒店的仓储库设在地下室。徐倩用手机召来十几个保安,还有三个男服务员,大伙车上车下分作两拨儿,卸的卸,抬的抬,不到半小时,九十台彩电便卸光。彩电入库,验收完毕。徐倩便在收货单签字。刘连收起签字单问:“什么时候拿货款?”

根据运输协议规定货到付款。货款由盖梦龙代收,运费一千元,货款二十一万元。

“真对不起,支票需总经理签发。她现在不在酒店,请您稍等一下行不行?”徐倩微微一笑表示歉意,露出一排漂亮、洁白的牙齿。

货款今天一定要带回去,不等也得等,况且徐倩这么诚恳热情。刘连和侯老二和侯老四说明情况,大家决定等总经理回来。

“请你们到二楼餐厅等吧,这里太冷……”徐倩热情地邀请。

侯家哥俩表示在车里就行,他们敦促刘连上去等,刘连便在徐倩带领下乘电梯来到餐厅。

餐厅在四楼,里面灯火辉煌,圆穹顶镶嵌着金箔,地面上铺装着西班牙米黄大理石,乳白色落地窗帘,散台有五十多张餐桌,餐厅内回旋着优雅的曲调。这时开始陆续上客,服务员走马灯似安排客人就座。刘连不好去麻烦人家,自己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女服务员走过来,给他倒了一杯茶,刘连表示感谢。

刘连靠在南窗边,透过高大的、封闭的落地窗向后院望去,一切都是如此的熟悉却又陌生。

这里原来是工业学校办公主楼,在操场两侧各有一座四层楼高



的教学楼，每教学楼有五十多米长，原先的操场上泥土地面看不见了，取而代之是用大理石铺就的停车场，画上了银白色的停车线，周边有地面广场广告灯。广场灯射向四周，与餐厅水银泻地般的灯光交相辉映。停车场的中央停放十多辆高级轿车，刘连看见自己那辆送货的货车停靠在东墙角，顺着货车向墙角望去刘连无意中发现一对篮球架，他一阵激动，这对篮球架原来是放在操场正中央的，他小的时候经常和小朋友们来这里玩篮球，而现在它俩却脸对脸对在一起缩在东南角落里。东侧的教学楼现在改做了口腔医院，西侧楼被改成了一个招待所。明显地这个停车场也是归白莲酒店所有。

刘连小时候就住在离学校南边一公里远的地方，那条大街叫英华街，大街东头有一处医院，叫英华医院。街道两侧各有二十幢日式二层楼房，有一部分住户是在医院里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另有一部分居民是附近工厂的职工。

这所工业学校刘连再熟悉不过，它带来了刘连对童年的一些回忆。

那还是1967年的夏天，七月中旬，骄阳似火，大地热浪滚滚。

这天，刘连和邻居的小伙伴去离家有六七公里远的景山公园买金鱼。同行的有立夫和国斌。他们三人是同学，那年他们才十一岁。在前面有一个又跑又跳的，手里拿着一根柳枝条女孩儿，她叫童红。她家在刘连家右侧门，那年她才九岁。

在园林管理部——一个缠绕着青藤的凉亭北面，他们找到了那个卖鱼地方。金鱼是用红色搪瓷洗脸盆装的，大约有十多盆，有五花、红头帽、泡眼、狮子头。刘连喜欢红头帽，买了五条，五分钱一条，金鱼有二厘米长，被倒进圆玻璃罐头瓶内欢快地游动，刘连用绳子拴住瓶口，小心翼翼地提着。其它小伙伴都没买，是陪刘连来玩的。这个时节学校放假，其实在放假前学校也没有正儿八经的上过课，因为是“文化大革命”，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全社会都在闹革命。

金鱼买了，公园也逛过了。下午三点钟左右，他们便从公园往

回走。街上的行人稀少，偶尔会开来一辆公交车。路边的两旁墙上贴着大字报，树上粘着花花绿绿的标语。

童红不喜欢和邻居女孩子玩，喜欢和刘连他们东跑西颠，喜欢看热闹，她家里有个母亲，还有一个在护士学校读书的姐姐。童红扎着两条小辫儿，走起路来一蹦一颠的，小辫子顺势上下摆动。别看她常往男孩儿堆里钻，可那个男孩儿也不敢欺负她。她若是火了起来，杏眼一瞪，小口嘎吧，双手舞动，如同甩飞刀似，直将惹她的人抢白个哑口无言。但是从来没见过她向刘连发脾气，刘连像大哥一样护着她，在她的心目中，刘连是最值得信赖的人，是个有本事有胆量的人。

童红的母亲在医院里做护士长，小伙伴们喜欢到医院里去玩。最令他们感兴趣的是医院二楼窗外是一块药材园，从童红母亲办公的房间窗台翻出去就能踩到这块种满各种植物的芳草园，因为芳草园地势高，离窗台只有一尺左右，他们的目标不是那些花朵和药材，而是堆放在墙边的木箱里装的那些空药瓶。刘连和朋友们喜欢拧掉各种各样的瓶盖在街道上打瓶盖游戏，类似弹玻璃球的游戏。

这所医院是座坡形的日式房子，楼房呈七字形，主楼门前有两根直径三米粗的雕刻着花朵的水泥圆柱，两扇高大的朱红油漆大门。解放前是一所教会医院。

走过一条横贯东西的连海大街就要到医院，刘连突然发现，刚才穿过的大街上现在布满人群，由持枪的武装人员把守住各条街口不许行人通过。刘连带伙伴们四处探听发生了什么事情？围观的人三五成群地聚堆议论现场发生的事情。刘连凑上去听了几句便明白了：原来是一个“工造司”的造反派组织围攻离这不远的工业学校。占据这所学校的是与“工造司”对立的“工联”组织。

连海市在“文革”期间，造反派组织分成两大派别，一个号称“工人造反革命司令部”简称“工造司”；另一个是“工人革命联合司令部”，简称“工联”。连海市是一个工业城市，机械制造业、轻工业、化



工业非常发达,有上千个工业企业。工人运动发展也紧跟全国形势,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两派组织积怨日甚,形成目前严重对立的派别组织。

连海市的派别组织有个特点,同一个工厂的同一观点的人相对集中,形成了以西部的造船厂、海港、化工厂为基地的“工造司”的势力范围;以东部的机床制造总厂、汽车配件总厂、电机厂、酿酒厂为骨干“工联”的基地。

东西两大派别组织共计五十余万人,武装人员各有十万人,他们大动干戈,枪炮相向,抢夺地盘,扩大势力范围。

受家长们的影响,孩子们自然也接受了家长的派别观点。刘连的父亲在机床厂工作,刘连自然也倾向于工联,童红就更不用说了,她的姐姐童白就是工联组织的副总指挥。立夫是中间派,从来不评论那方好坏,但观点似乎倾向刘连。国斌的父亲在造船厂当调度,国斌的观点自然也就倾向工造司,所以童红对他非常反感,出来玩时老是怂恿刘连不带他,即使是他来了,也不跟他说话,偶尔还会拿话来刺他。国斌知道自己在伙伴中实力最弱,所以说在谈论造反派的时候尽量不插话,以免被“炮轰”。

在英华街上,西部工厂的人多,因而工联的人马也多,所以国斌的父亲不大与邻居们说话,国斌知道自己没有人缘儿,只有刘连待他如故。

天空自西向东飞来一架军用的教练机,银白色的飞机低空盘旋了一圈,撒下一串红红绿绿的传单,下面看热闹的人四下里抢着去捡。刘连手快,飞身抓住空中飘悠的一张,展开一看是油印的战斗宣言小报。这是工造司的宣传单,内容是工联武装人员强占了工业学校,扰乱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所以工造司要将这些武斗分子清除出去,让革命的教育阵地回到革命造反派的怀抱。战斗宣言最后写道:希望工联成员反戈一击,站到工造司一边来,认清革命大方向,看清形势,不要替保皇派卖命。

工业学校被大约三千名工造司武装人员封锁着,谁也甭想靠近半步。工业学校不是高楼大厦,没有兵家必争的制高点,它之所以吸引了两个造反派组织的青睐,完全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特殊。在学校的南边、仅隔一条连海大街便是连海市警备区司令部,它的东边二公里处是市政府的大楼,市府大楼周边还有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可见谁占据了这所学校,便会影响连海市军政机关对派别组织的态度。由于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大部分学生都是工联观点的人,长期以来这所学校被工联组织所把持。现在附近的警备区司令部大院里部队增加岗哨,巡逻的士兵比平时多了好几倍,但丝毫没有出来干涉的迹象。

今天工造司铁了心要拔出这颗眼中钉!他们动用了二百多人武装敢死队员冲击学校的大门,企图从操场的大门突进去。但把守学校的二十多名工联武装骨干爬在楼顶用轻重武器向工造司的进攻人员顽强地开火还击。

工业学校附近的各个交通要道的武装把守人员头戴柳条帽,腰间系武装带,他们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大学生。他们从中午开始围攻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刚才有一辆送饭的车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馒头。学校方向枪声时起时落,围观的人说工造司死了二十多个人,有人说工联死了三十多人。

眼见太阳西斜,工业学校主楼还没有攻打下来,工造司队员有些着急,因为这里毕竟是工联的地盘,是工联的天下,天黑就没有办法攻打了,他们烦躁地捧着围观的群众,嘴里不停地嚷道:“走吧,走吧,有什么好看的!回家做饭去吧,告诉你们枪子可是不长眼睛的!”

忽然有人说,工造司正从造船厂调来大炮,准备将学校的主楼炸平。

童红攀着刘连的肩膀跷起脚后跟伸直脖子往学校的方向望,但是有一排居民楼挡住视线,什么也看不见。



忽然间，西边街头的人群一阵骚动，紧接着人群散开来，维持秩序的工造司成员拎着枪拼命往人群里钻。转眼间，从西面大路上飞来一支车队，有四辆解放牌卡车，车上满载着荷枪实弹的武装队员，头车的驾驶室顶棚架着一挺机关枪，喷吐着火舌，“达达达”的枪声使人们感到死亡立刻要降临头上！

有一个女将十八岁模样，站在车头的脚踏板上挥动着手枪，长发随风飘飞，指挥车队冲进工业学校。

“童红，那不是你的姐姐吗？”立夫禁不住地嘴快。

刘连立即朝他使了个眼神。不错，站在车头的那位女将正是童红的姐姐童白，她是工联的副总指挥。

童红两眼怔怔着，死命抓住刘连的衣袖不发一言。这是一支解救工业学校工联成员突围的突击队。来无影，去无踪，正当人们还没有醒过神来时，大约在五分钟左右，车队又呼啸着折回来，向西北奔去，没有任何武装人员拦截。惊出一身冷汗的工造司队员一哄而散，四处逃遁。

天完全黑了下来，不知是谁带的头，围观的人们三三两两地往学校走去，后面有一大批群众也向学校涌来。工业学校里面黑咕隆咚的，虽然已经没有了任何武装人员，但还是很阴森，大伙仗着人多，壮起胆儿，进入学校主楼，挨个房间搜寻起来。楼内一片狼藉，群众见到什么便拿着什么。

拿得最多的还是大米、豆油。不知道谁的路径很熟，将学校厨房内的粮油、炊具之类的东西来个一锅端，而教室、办公室里的书籍则被丢弃的遍地都是。

童红拣到一面三角锦旗，上面缀着金黄色的穗儿，她边走边摇。

刘连在走廊里小心地走着，寻找着他所感兴趣东西，走着走着忽然踢到一个什物，那东西似乎很沉，有些分量，他弯腰伸手去摸，拿在左手中，借着走廊窗户的月色望去，发现这是一柄带鞘的钢刀。

他将盛小鱼儿的玻璃罐儿放在窗台上，左手握住刀鞘右手用力

一拔,只听“哗”地一声脆响,一把明晃晃的、放出阴冷光芒的短刀霍然而出。刘连将短刀握在手中,转动着左右端详,只见刀柄镶嵌一颗暗红色的红宝石,黄铜包柄,雕刻有波浪的花纹,上面攀缘着一只张开大口的游龙。刘连小心地用右手摸摸刀刃,立刻感到拇指一丝疼痛,一滴鲜血渗了出来。这是一柄日式短刀!

有人走近前来,他赶忙将短刀掖入衣中,见是童红,忙扯她赶快离开这里,也来不及寻找立夫和国斌,匆匆忙忙出了学校大门,直奔家中而去。

英华街东西有三百多米长,街两边是清一色的日式二层楼,坡式屋顶,灰色外墙,每栋楼有两个外大门,一般是楼上楼下共住四户。楼前有一道一米多高的红砖墙,相距柏油马路间有一道草坪。由于那个年代车辆少的缘故,路面保护很好,有十多米宽,道路两侧是生长了多年的老槐树,树上挂满了奶白色的槐花,每逢这个季节便有许多小孩儿爬到树上摘槐花吃。刘连和伙伴们常在柏油马路上踢足球。

当刘连和童红匆匆赶回英华街时,发现路口有用原木做成的路障,上面用铁丝网缠绕。有人传言,工造司今晚要血洗英华街,因为英华街住的大部分是工联的家属。大人们自发地在街头立起了路障,还组织了夜间巡防队。

夜空阴森森的,似乎有雷雨要到来。

刘连回到家里喘息未定,就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是立夫。立夫说今天晚上工造司要来抄家,谁家有封资修的东西都要被批斗,他感到金鱼也属此类,劝刘连立刻把金鱼倒掉下水道里,不然查了出来可没有好果子吃。刘连不信也舍不得,但还是眼睁睁地看着立夫把金鱼倒入了马路中央的下水道里。

入夜,刘连睡不着,心里想:工造司能血洗英华街吗?

远处传来“嘭嘭嘭”刨木头的声音,那是在英华街的南面,靠近南山脚下,离这儿有一里多远,一个叫梨树沟的地方,有个棺材加工